

管是新奇器製造易明代運易明中期到清代

竹于珠三角各地是 (明)湛若水 編著 出現社會

之西樵 春秋正傳 (四) 石器爲代者

之大科之名幾與西樵同鹿鼎時故西樵

之西樵也當湛子壽席五

夫嶺南之西樵也



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

春秋正傳（四）

（明）湛若水 編著

· 桂林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春秋正傳卷之二十六

增城湛若水甘泉撰

族孫祖貴重刊

襄公

靈王十年晉悼十年齊靈十九年衛獻十四年蔡景二
九年十年十五年鄭簡三年曹成十五年陳哀六年杞
孝四年宋平十三年秦景十四年
楚共二十八年吳壽夢二十三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正傳曰柤楚地書公會晉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諸侯齊世子會吳于柤志其會之非也會中國以會
夷狄非禮也穀梁曰不以中國從夷狄是也夫中國

春秋正傳

卷之二十一

之待夷狄來則受之去則勿追可也今乃率中國諸侯而往會之其禮則卑矣冠雖敝不以加於足嚴其分也於此可以見中國之無人矣左氏曰春會于柎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上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正傳曰偃陽妘姓楚與國也遂者繼事之詞諸侯因會而遂滅偃陽也何以書見中國無興滅恤小之義

也夫率中國諸侯以往會吳其義已卑矣又因而滅
無罪之小國則彼吳蠻者見之何以服其心乎左氏
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
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
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
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曰女
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七日不克必
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
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
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

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偃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晉侯有間以偏陽子歸獻于武宮愚謂以偏陽封向戌向戌固辭不受是矣以與宋公宋公受之亦非福也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所以始終乎是會之非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正傳曰書楚鄭伐宋著從夷陵夏之罪也左氏曰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愚謂是亦宋不能無致之之罪焉諸侯滅偃陽以與宋宋受之爲不義矣此其所以召楚鄭之兵乎鄭初盟中國乃背中國以從夷狄又助夷狄以伐中國其罪在不赦矣春秋書之深惡之之義見矣

晉師伐秦

正傳曰書晉師伐秦著報怨之師也左氏曰晉荀息伐秦報其侵也愚謂晉不勝其怨憤之心勞師相報

以怨報怨何時已乎赤子糜爛何辜乎故春秋罪之
秋莒人伐我東鄙

正傳曰書莒人伐我東鄙志警也左氏曰莒人間諸
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愚謂由是觀之莒人間諸
侯之有事而來伐以無警備故也書曰惟事事乃其
有備有備無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警而有備誰敢侮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正傳曰書十二諸侯伐鄭志討罪也鄭既與中國諸

侯盟背之以從楚又助楚以伐中國其罪不容誅矣
故十二諸侯往討之左氏曰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
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已酉師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驂公子發公孫輒

正傳曰書盜殺鄭三卿志亂賊也左氏曰初子駟與
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
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
田洹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
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
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

春秋正傳

卷之二十六

四

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徹而出戶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戶而攻盜於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愚謂書盜殺則罪人斯得矣然而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駢發輒皆大夫也不良于政身死于盜不得其正矣聖人之取義將

於是乎在程子乃以爲不稱大夫卿職也胡氏以爲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爲失陪貳之道故削其大夫則皆求義之過而失誅亂賊之旨矣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正傳曰虎牢復曰鄭者鄭之舊封猶言宋彭城云爾也亦可以証前虎牢不言鄭者之無他義矣書戊鄭虎牢楚救鄭譏之也罪諸侯之不能存鄭以棄之於楚也夫諸侯初城虎牢以偪鄭鄭懼而服則宜思旣來則安之之義圖所以安存乎鄭可也鄭之復變而

爲楚豈得已哉以諸侯莫之救也旣而變以從楚而
楚能救之則楚反能存鄭矣中國諸侯能無愧乎春
秋書此其意深矣左氏曰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
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
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
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
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
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
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旣有成行必不戰矣
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

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
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
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
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
歸楚人亦還

公至自伐鄭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鄭義見于前

宣王十有一年
晉悼十一年齊靈二十年衛獻十五年
哀七年杞孝五年宋平十四年秦景十
五年楚共二十九年吳壽夢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春秋正傳

卷之三十六

六

正傳曰作者新其舊之義書作三軍志始變制也變公家之制而爲三家也而三家不臣之罪見矣左氏曰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愚按左傳季武子之爲三軍各征其軍則是分三軍入三家私門張而公室亾矣胡氏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
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
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
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
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
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
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
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
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三家各有
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亾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

七

春秋正傳

卷之二十一

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正傳曰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則三非禮可見矣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愚謂古者至日而郊四月四陽之月是謂不時一非禮也古者郊以至日而不卜卜而且至四焉二非禮也禮天子之祭乃郊天而魯以諸侯僭之三非禮也亦因書而

見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正傳曰書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著詭道之兵也左氏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